

XIEZUOXUE GAILUN

写作学概论

方遒 编著

写作学概论

方遒 编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写作学概论 / 方遁编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36-8189-0

I. ①写… II. ①方… III. ①写作学 IV. ①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4175 号

写作学概论

XIEZUOXUE GAILUN

出 版 人: 郑 可

质量总监: 武常春

责任编辑: 金 荃

装帧设计: 张鑫坤

责任印制: 陈善军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 (0551) 63683012, 63683013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96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序一 高屋建瓴,周密布局	001
序二 功夫在课外	009
绪 论	013
第一章 感 知	024
第一节 感觉与知觉	025
一、感觉	025
二、知觉	030
第二节 观察与体验	033
一、观察	033
二、体验	037
第三节 表象及其记忆	041
一、表象的特征	041
二、表象与“感知”的关系	043
三、表象的记忆	044

第二章 构思	048
第一节 写作的“双重转化”	048
一、什么是“双重转化”	049
二、“双重转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052
第二节 文体的认定	055
一、文体的辨析	055
二、文章的分类	057
三、“赋得”与“偶成”	059
第三节 写作的冲动与灵感	060
一、写作的冲动	060
二、写作的灵感	064
第四节 主题的确立	073
一、主题的概念	073
二、主题的多义性、多向性	077
三、主题的形成	082
第五节 材料的选择	087
一、材料的概念	087
二、材料与主题的关系	088
三、材料的选择	089
第六节 篇章的谋划	092
一、结构的意义	093
二、结构的要求	094
三、层次与段落	096
四、轻重与剪裁	102
五、结构的灵活性与模式性	103

第七节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105
一、“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异同	106
二、“抽象思维”对“形象思维”的支持	107
第八节 联想和想象	110
一、联想	111
二、想象	116
第九节 情感活动与情感表现	124
一、情感活动与表象活动的关系	124
二、情感活动的成果化	125
三、情感活动与思维活动	125
四、情感的表现与交流	127
 第三章 外 化	 131
第一节 内部言语与外部言语	132
一、“内部言语”与“外部言语”的区别	132
二、“内部言语”与“外部言语”的转换	135
第二节 口头言语与书面言语	137
一、“口头言语”与“书面言语”的区别	137
二、努力缩小“口头言语”和“书面言语”的距离	139
第三节 语言的锤炼	140
一、应对语言的“有限性”	141
二、克服语言的“抽象性”	146
三、把握语言的繁简度	154
四、契合表达方式的需要	165

第四节 表达方式的运用	167
一、叙述	168
二、说明	178
三、描写	183
四、议论	210
五、抒情	226
第五节 文章的修改	237
一、修改文章的实质	237
二、修改文章的途径	239
三、修改文章的标准	244
 后记 “百衲衣”寄语	 247
主要参考文献	249

序一 高屋建瓴,周密布局

在出版了多部散文集之后,又一部《写作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摆在了我的书案上,方道君不仅在写作实践方面是位名闻遐迩的多面高手,而且在写作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依然清楚地记得,早在1998年,他就出版过一本专著——《写作思辨》,虽说篇幅不大,但其学术含量并不低。眼前的这部写作学著作,经过几十年教学的层层积累,稍微通读一过就让人深深地感觉到,这不仅是一本厚积薄发的高等院校写作课教材,而且也是一部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因为该书高屋建瓴,具有“一以贯之”的浓烈的思辨色彩。实事求是地说,这两本书都不是什么皇皇巨著,但就写作学领域而言可谓“以少胜许多”。所谓“源头活水”,这是缘于著者长期的写作实践的积累和厚实的理论素养的积淀。单凭多年来对其治学的比较全面的认同,我就应该为之写篇序言,让学术界尤其是高校文科的师生们对这部专著及其著者有个更加切实的了解。作为已进入耄耋之年的一名人文学者,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高屋建瓴的宏观构架

先看全书的构架,明显地展示出高屋建瓴的气势。著者避开了一般写作学著作繁琐的章节设计,除了作为总纲的《绪论》之外,只把全书分为三章,着重阐述写作的源头、机制与物化,即写作的基本规律、基本原理、基本法则和基本要求:第一章《感知》,分别论述“感觉与知觉”、“观察与体验”、“表象及其

记忆”；第二章《构思》，分别论述“写作的双重转化”、“文体的认定”、“写作的冲动与灵感”、“主题的确立”、“材料的选择”、“篇章的谋划”、“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联想和想象”、“情感活动与情感表现”；第三章《外化》，分别论述“内部言语与外部言语”、“口头言语与书面言语”、“语言的锤炼”、“表达方式的运用”、“文章的修改”。

以上鼎足三立的构架表明，该书从心理体察到写作转化，从文体认定到篇章谋划，从形象思维到情感表现，从口头言语到书面言语，从表达方式到文章修改，这个纵横论述的系列，难道不是一座规模相当宏伟的写作学建筑么？显然，著者拓宽了“写作”的内涵和外延，倡导对外物的“感知”与内在的“构思”相通，“口头言语表达”与“书面言语表达”并重，以适应现代生活对“写作”的多样化的需求。

与上述宏伟架构相适应的是，《概论》延续了《思辨》一书之广征博引的特点，其内容涉足哲学、美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写作学等学科领域。这不仅表明著者为撰写该书而在知识储备和材料积累方面所耗费的心血与精力，而且引用名家的雋永言论与深刻见解，在书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从而增强了该书的理论厚度，使得书中所论述的观点得到强有力的旁证支撑。说到这里，有必要从“接受理论”的角度来说明“广征博引”这一写作手段的社会效用。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德国学者开创了所谓“接受美学”的新学说，由此延伸出一种“接受理论”，认为：任何一种精神产品，要想实现价值而产生影响，就得具备一个完整的动态过程，即“作者→文本→读者”三个环节的依次递进。这就是说，作者在撰写文本之时就要考虑到读者的多方面的需求，即研究文本“接受者”对“文本”的多种“接受”。就《概论》而言，著者通过广征博引，或叙事议论，或晓谕义理，或相互印证，使叙事更加清晰，使议论更加透辟，使义理更加厚实，使观点更加明确，如此方能更加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从而实现文本之最大的价值，继而使之产生最大的影响。其实，远在“接受理

论”尚未传入中国之前，早就有学者感性地意识到作品阅读对象的重要作用了。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于《文心雕龙·知音》云：“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既然知音者千载难逢，那么作者对作品的阅读者就需要认真研究一番了。显然，方道君清醒地认识到所撰《写作学》的接受者可能是有较高专业水平的高校教师与人文学科的大学生，其文本内在的知识结构就显得十分重要，因而涉及众多学科知识领域的精神要义，必然会对应其特定接受者的需求了。知识结构是否全面，治学领域是否宽广，自然决定着著者是否能够得心应手，也决定着特定受众的接受范围和接受程度。正如林衍经先生当年在评论《写作思辨》时所说的，能够“帮助读者打开心灵之窗，吸纳更多的知识琼浆，延伸求索的思维通路”。如此，方能博得接受者的完整把握和深刻体味。著者之思虑可谓心到而功到了。

若问何以能够如此？关键在于著者虔诚的专业态度。尽管写作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中文系都被当作边缘课程，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据我所知，方道君却坚定地认为这门课程有其设立的特定意义，因而始终不渝，认真对待，不仅从学养上全面地充实自身，而且每一堂课都充分准备，反复推敲，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获得最大的效益。

二、浓烈厚重的思辨色彩

以“接受理论”的视角来看，比起其他著作，撰写《写作学》尤其需要认真考虑三个向度：著作者的阐释力度，阅读者的理解力度和接受者的实践力度。就接受者而言，从对文本层面的理解到操作层面的实践，无疑是一个微妙而又复杂的心理过程，也是一种阐释者与接受者相互配合的文化行为。无论是对读者心理过程的预测，还是对双方文化行为的把握，其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著者思虑周全的阐释。

在文本的阐释方面,《概论》一书给人最突出的感受是著者厚实的理论素养。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自然要追述《写作思辨》这本专著。好在当时《中国图书评论》已有专文予以评说,无须笔者再费心耗力。林衍经先生在其书评《厚积薄发,自出新裁》中进行了认真的剖析过后,概括出这本著作具有四大特点:“一,格局别致,气韵生动;二,广征博引,平实不虚;三,慎思善辨,启人心智;四,文笔清新,色泽斑斓。”笔者认为,这个结论颇为中肯得当。

再经过十多年之后,《写作学概论》这部书更是凸显出著者惯有的浓烈的思辨色彩。这首先表现在文本对多种人文学科诸如美学、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之类的多角度的汲取,从而构成著者严密的思维逻辑。也正是由天然的写作志趣而养成的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严密的逻辑思维,给了著者晚年撰写这部专著特有的构思和神力。

上述思辨之特点还明显地表现在:将静态的文章的“要素”及写作的“产品规范”分解于动态的写作过程的论述之中。从“接受理论”的角度来看,著者如此安排,是为了把不同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从而有利于接受者提高用理论指导实践和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自觉性。再清楚也不过了,《概论》的著者是有意识地让接受者由静态接受转化为动态接受,从而使接受者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

方道君撰写《概论》的出发点,显然是要表明该书对写作学习者与写作课教学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作为该书一篇前言的标题却明明说是“功夫在课外”。显而易见,“指导在课内”与“功夫在课外”二者之间是存在着某种矛盾的。当然,具有常识经验或略懂辩证法的读者,也许不难理解其中所包含的意义;但是,如何越过上述二者之间表层的矛盾,阐发内中深层的含义,就得要求著者具有更清晰的思路 and 更清楚的解释能力。请读者诸君先认真阅读该书《绪论》里的两段表述:

写作学科的研究对象不仅是静态的文章、作品,更主要的是动态的

写作主体。写作学科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哲学思辨、心理内省、具体实验等方法的综合统一；写作学科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心理学、思维科学、美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在写作层次上的统一。

……写作理论对于人们写作能力的提高，其作用不是直接的、当前的、立竿见影的，而是间接的、长远的、战略性的。……有无这种学习，写作实践会有高下之分、文野之分、巧拙之分。

其后，《绪论》从写作的“主体”、“客体”、“受体”、“文本”和“中介（语言、文字）”五个方面做了具体的剖析。我们且看著者对“写作客体”的表述：

自然形态的物质客体是分散的，独立的，而写作的客体却是互相联系的、构成系统的。值得注意的是，以往论述“写作客体”时存在偏颇——没有把“写作客体”当作一个系统看待，存在孤立认识、单纯体验的弊病；没有把“主体”在特定情况下也视为客体，忽视了对“写作主体”的发掘和自我表现。

只消认真读完《绪论》，就自然会领悟《概论》一书所显露的厚重的思辨色彩，而且还会从中提高自身的理解潜能。我相信。

前面说到的广征博引，与著者的善于思辨的特点不无关系。著者在其以“‘百衲衣’寄语”为题的《后记》中，曾这样谦逊地表示：

这册《写作学概论》实际上也是一件“百衲衣”。它是我从很多论述写作的著作中剪取“为我所需”的大小“布料”缝缀而成的，……然而，我的“百衲”之工是尽心尽力的，选用材料，不敢马虎，在缝进他人的汗水和智慧的同时，也缝进了我对他人劳动成果的深深的敬佩之情与感激之情。

是的,表面看去,书中引文较多似乎影响着所谓“创新”。其实不然,著者既吸纳了写作学界众多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又融入了著者多年从事写作教学和研究的思考与发现,自然会有新的收获。记得古罗马思想家塞内加说过:“最精湛的思想是共同的财富。”那么吸收他人之优长,不仅能够丰富自身学识,而且借以论证而自成系统,正所谓“集思广益,吐故纳新”,透露出著者的深厚功底与严谨精神。

三、周密布局的微观设计

如上所述,该书具有学术专著的特色。虽然如此,但是著者毕竟是按照高等院校写作课教材而设计的。因而最后有必要从写作学教材的角度予以评说。

写作学是国内高等院校人文科系的一门基础课程。多年来,写作教学的目的与写作教学的实际状况普遍存在着严重的断裂,或者单纯地强调练习而轻视、忽视理论的修养,或者孤立地强调理论而轻视、忽视写作的实践,或者为实用主义困扰而只注重简单地介绍某一专业的文体写作。凡此种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教材的制约和影响。

方道教授正是为了扭转上述写作教学的种种不良倾向,根据自身几十年来不同层次的写作教学经验的体会和积累,从切实提高学习者的写作修养、写作能力考虑,从当下高校课程设计的实际条件出发,力图按照“知”“行”结合、学以致用用的原则,重建“写作学”的简明适用的基本框架。在“知”的方面,着重引导学习者将学习写作理论与研究优秀作品及其评论,以及介绍作家写作经验的著述相结合;在“行”的方面,着重引导学习者以学理指导应用,提高应用,反过来又以应用检验学理,发展学理。必须指出,著者注重“学以致用”的原则,这正是中国自古以来教育和学术的优良传统。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著者又一次显示出对“文本”接受者的人文关注。一

句“功夫在课外”，可谓一语中的，发人深省，他显然注重引导学习者获取“以写促读，以读济写”的循环效应，力求让学习者在阅读中理智地认识不同文体的本质特征和写作要求，在实践中能动地把握不同文体的本质特征和写作要求。这样一来，学习者即能得到迅速而又稳步的提高。

早年的《写作思辨》一书，除了《擦亮指引写作之舟的航标灯》一篇作为“前言”之外，全书的主体是由23篇系列文论构成，按其内容分为四个单元，依次论述生活积累、选材构思、手法技巧、写作态度。如果说《思辨》是一种内在的隐性结构的话，那么，若《概论》作为一部高校教材，自然是一种外在的显性结构。

书中章节的安排显示出著者周密布局且留有空间的考量。读者不难看出，由于著者侧重于“广义写作”的考虑，有意识地未对各种写作的文体逐一介绍，其目的显然是让各级各类高等院校的教师，根据不同专业的教学需要进行相对应的补充。我想，这种考量，也是出于人文关怀的另外一种“周密”的合理布局。

其次源于著者长期的写作实践。从《曝背清谈》等几本散文集可以看出，著者显然是一位写作的多面高手——散文、杂文、小品乃至诗歌等，都能拿捏有度，而且形成了多样的行文风格，或精练流畅，或严整庄重，或幽默风趣，或庄谐兼顾。似这般对写作专业的酷爱与强化，使其对自身写作能力自然而然地具有一种自信力，而此种自信力反过来又成为他撰写理论著作、设计思考练习的一种催化剂。

如本文开头一段所言，这不仅是一本写作课教材，而且是一部学术著作。就前者而言，著作者原来在各章之后都设计了一定数量的思考题和练习题，其目的在于促使本书的阅读者把自己当作“写作主体”来要求，并通过深入的思索与必要的练习，来逐步提高自身的写作修养与实践能力。这与该书绪论所说的“功夫在课外”的考量是一致的。

不过，该书编辑在其付梓前夕与著者商量，拟将上述思考题和练习题全

部抽掉,使这本书成为一部学术著作。为了尊重编辑的意见,该书著者终究放弃了自己原先的想法。因此,在本文最后一节原来已经写好的对于著者所设计的思考题和练习题的具体评说也随之删除了。但是,我仍然相信,如果有本书一册在手,认真地带着思索去阅读,并遵循“功夫在课外”的精神去身体力行,那么学习者必定会大有成效。

白兆麟

2014年10月28日

序二 功夫在课外

曾几何时，国内高校写作学界，有过一场颇为热闹的争鸣。有人主张写作教学强化理论，淡化训练；有人则主张强化训练，淡化理论，各持一端，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出“学”“术”分离、“行”“知”脱节的倾向。

相对而言，“学”就是“法”，就是“规矩”；“术”就是“艺”，就是“技能”。“知”，就是掌握理论；“行”，就是实际操作。谢觉哉先生说：“有有学问而无术的，道理虽然懂，实行起来却常碰钉子。有不学而有术的，可以办点事，但不能有大的成就。”（《中国青年》1964年第5期）他说的虽不是写作，倒也适用于写作。老作家艾芜则是直接拿写作说事，他说：“在军事学校里面，分有学科、术科两种，‘文学也应该有这样的分法，学科方面是对于文学的认识，包含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思潮等等。术科方面，便是对文艺写作的修养，包含写作方法、写作实习一类的东西’。倘若一个文学工作者，只从文学史、文学理论、文艺理论去着手，而不注重技巧的获得，他是绝难成功的。”（艾芜《文学手册·怎样获得文学的技巧》）他们的意见可谓相互补充、相互发明、相辅而行，一言以蔽之：只有“学”而有“术”，“知”而能“行”，才可能写好种种“大文章”，才可能练就写文章的“健笔”、“神笔”乃至“大手笔”。

关于写作教学的“学”与“术”，“行”与“知”的辩证关系，前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见解。清初文学家张潮先生认为：“由规矩而巧者其巧无穷，不由规矩而巧者其巧难继则甚矣。天资不可恃也。”（张潮《伯子论文题辞》）梁启超先生则直言：“我不敢说懂了规矩便会巧，然而敢说懂了规矩之后，便有巧的可

能性,又敢说不懂规矩的人,绝对不会巧,无规矩的,绝对不算巧。”(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夏丏尊与刘薰宇二位先生合著的《文章作法》更进一步指出:“专一依赖法则固然是不中用,但法则究竟能指示人以必由的途径,使人得到正规。渔父的儿子虽然善于游泳,但比之于有正当知识,再经过练习的专家们,究竟相差很远。而跟着渔父的儿子去学游泳,比之于跟着专家们去练习也不同,后者总比前者来得正确快速。”总而言之,写作教学中处理“学”与“术”、“行”与“知”的关系,不可厚此薄彼,畸重畸轻。如果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那么,“行而不知”呢?恐怕也会陷于“盲动”。所以,我们既反对迷信“规矩”,满足于“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也反对藐视“规矩”,热衷于“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

多年来,高校的《写作学》一直是一门较为尴尬和无奈的课程。年年喊重视,岁岁被“优化”。且不说咱们古代有“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调,也不说今日西方正流行“工业的语言是蓝图,而科学的语言是文章”的理念,单说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常常有宣事明理、表情达意的需要。而且,广义的“写作”,是既要求“下笔成文”,又要求“出口成章”的;苏轼论文,所谓“了然于心”不易、“了然于口与手”尤难,正暗示写作涵盖着“动口”(即说话)与“动手”(即作文)。有鉴于此,能不重视写作吗?然而,作为一门课程,《写作学》被“优化”的结果却是学时的压缩,在“满汉全席”般的课程设置上,它不过是区区“小菜一碟”!有人希望把它打造成一种提高写作水平的“催熟素”或“速成剂”,只消花费几十个学时就能训练出一批“写作高手”。当然,只能让他们大失所望。毫无疑问,虽说当下科技发达,“冰冻三尺”已无需“一日之寒”;但学习写作,依然难以否定其“非一朝一夕之功”的铁律。为此,我不得不诚恳地向各位读者敬告一声:功夫在课外!

是的,功夫在课外。

有人向文章家欧阳修请教写作之道,欧阳修回答:“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